

柳宗元有一首很有名的诗: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

明明是一个人在钓鱼,怎么成了“钓雪”呢?雪能用鱼钩去钓吗?就算钓住了,一点残雪又有什么用处呢?这无论是从语法上还是生活常理上都是说不通的。

但审美这个东西很有意思,它有自己的取景框,有自己的价值观,也有自己的存在定律。钓鱼,这是语法概念;钓雪则是修辞概念。语法是管句子表达的正确、严谨;修辞是管句子的生动、美丽。而要美就不能太拘谨。正如一个人谈笑风生,诙谐幽默,就比正襟危坐可爱。于是语言在语法之外又生出一个手段——修辞,正如房子在满足住人的基本条件后还要求舒服美观,又多了一道程序——装修。装修为美,就难免出一点格。修辞就是对语言的装修,有几十种装修法,名“辞格”。中国修辞学的开山之作,陈望道《修辞学发凡》中举了38种辞格。这里“独钓寒江雪”用的是“拈连格”。

拈连,是作者本来在说甲项事物,却顺便用这个词意说到了乙项。一般是用动词,同一个主语,谓语,却突然换了一个宾语。好像不合常规,细想

却又很可玩味。其微妙处有三。一是从手法上,出人意料,有奇绝之美。本来所拈连的两种事物,是不相关的,在语法上和话语

柳宗元钓雪

梁衡

习惯上也是不通的。但作者偏要这么说,而且别开生面。渔翁是在钓鱼,但他却钓出了一个山寒、水冷、人孤的画面。类似的还有:

李清照词:“帘卷西风,人比黄花瘦。”“只恐双溪舴艋舟,载不动许多愁。”《西厢记》:“晓来谁染霜林醉,总是离人泪。”

本来是卷帘子,却顺便把萧瑟西风(凄冷之情)也卷了进来;本来要乘船出游却说这船载不动主人的愁;本来是写离别,离人泪水洗面、沾巾,却索性让它染红眼前的枫树林。都是先有甲再顺势说到乙。你不能单独说乙,如说:我在卷西风,我去载一船愁等。但因为是顺着前句拈连下来的,后句也就一路畅通,虽不按常规出牌,但“竹外一枝斜更好”(苏东坡语),反而翻出了新意。

生活中的事,常常以奇为美。这种反差手段是转换了正常的主体与客体间的搭配,就产生了奇绝

之美。为什么人们喜欢看杂技,它用的都是常人不用反常动作。比如地上一只杯子,演员不是用手拾起来,而是站在椅子上反身下腰,用嘴叼起来。独钓江雪,帘卷西风、泪染霜林,正是这个效果。

二是从表意上,脱胎换骨,有升华之美。拈连就是暗中搭一个桥,挖一条隧道,偷偷转换。从甲到乙的拈连不是从一到二的平移,而是一种本质的改变,意境的升华,是一次化蝶。甲只是一个跳板,效果主要落在乙上。一般是从小转到大,从实转到虚,从物事转到情理层面,文章更上一层,转换出一个新境界。如:

这首歌、这山风、这牛羊,万种风物万般情,全在美人一鞭中。卓玛一辈子也没有想到她那轻轻的一鞭会抽出一首世界名曲。——《追寻那遥远的美丽》

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是尽人皆知的世界名曲。当年王洛宾在草原采风,骑着马,牧羊姑娘卓玛深情地轻轻抽了他一鞭子,他灵感忽现而创作了这首名曲。这是一个真实具体的故事。一鞭抽出了一首世界名曲,这是从实到虚,从小到大的转换。

周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,里面装着打满补丁的换洗衣服。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,原来这箱子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。——《大无大有周恩来》

总以为箱子里锁的是文件,没想到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补丁衣服,锁着一个伟大的灵魂。这是从具体到抽象,从一件小事到大情大理的转换。

三是行文流畅,有轻灵之美。拈者,轻取也,不露声色。像一只老鹰,展开翅膀,借助空气的浮力轻轻地掠过地面,抓起一个什么东西飞向远方。帘卷西风、帘锁灵魂、抽出一首名曲等,读者几乎觉察不到作者暗中的虚实转换,享受着一种坐滑梯式的阅读。甲乙两项事物本不相关的,作者却能找到二者深处的一丝有机联系,把它们暗中接通。

新一期《歌手》,尤长靖演唱萧煌奇《阿嬷的话》,编曲里融入了江蕙《家后》的旋律,让人听得几近拍案叫绝——我第一次看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,看到叶淑柔一个人带大仁娃,脑海里回响的旋律,就是《家后》(闽南话不好翻,歌词的大概意思是“我把青春交给你家,我从少年就跟你跟到老”,可惜叶淑柔的生活里,完全没有两个人的吵吵闹闹的幸福)。

没错,这电影我看了两遍。第一遍是被豆瓣的高分喊过去的。看完发现——还好。但又发现,我看的是普通话配音。再检查一下排片表,发现我这家影院是全上海普通话版排片最多的(之一吧,因为我只查了我常去的三家影院)。于是打电话过去,表示气愤和不能理解。人家如善如流,立刻整改。说不得我必须买票,再看一遍。

但是方言原版看完,还是觉得——还好,甚至可以

“5·12”汶川大地震后,大地这一发威,把舆论都震住了。——《地震教我们如何说话》地震震撼了大地,顺势说它也震住了舆论。对瓜来说,离地一天,味减一半,暗失美感。原来人与瓜的初恋只能在瓜地里。——《吃瓜》

将人与人的恋情拈连到人与瓜上。这里的关键是巧用那个拈连动词,它既适用于甲也适用于乙,一仆二主,是个双向开关,是个最大公约数,所以才能不动声色。前例词曲中的“钓、卷、载、染”,上例文章中的“震、恋”都是这样的词。因为这个“双向开关”的妙用行文才能无缝衔接,悄悄翻上一个台阶却波澜不惊。好像篮球场上一个运动员,头也不回就投了一个三分球。

有时候不是一个词的拈连,而是一段话的拈连,如:半个月前,电影界刚公布了今年的华表奖,得主就有300人,水银灯下的红地毯就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。而我们今天的得主只有13个人,而且还这么低调,会议室一间,清茶一杯。这就是新闻人的风格。——《我们捧起了

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

马塞洛

而觉得那版普通话配得非常好,带点南方口音,清冷,节制。

语言不是问题,那就剧情有问题了。反正在我看来,谢南枝的做法,既害得叶淑柔不能改嫁,又耽误了自己的一生,不能两败俱伤更多。第二遍看罢,我的BGM换成了施文彬的《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》。

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歌手阿云嘎的微博推荐了——“全篇没有刻意催泪,像一封沉静绵长的家书,用最质朴的镜头写尽祖孙深情。看得人瞬间破防、潸然落泪……”我最不能同意的,就是“全篇没有刻意催泪”——这电影就是冲着观众用过来的大泪包,只不过我和我问过的男性友人没有中招。但是另一方面,潮汕老屋里的祖孙情、母子情,的确是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地方,因为它最真实。侨批作为历史记忆也很真实,但是和这么虚幻的爱情故事捆绑在一起……恕我不是

恋爱脑,接受无能。因为被触动,所以要较真。这部电影让我最胆战心惊的地方,就是这间对老年人极端不友好的老屋。从客厅去厨房,有三道门槛与台阶,碰上下雨还要打伞过去,走三步路就还要收伞,这对号称88岁实际84岁的演员,太不友好啦!阿嬷说一不二的这么孝顺的儿孙们,就没一个想到适老化改造吗?

第二打动了我的,就是白发谢南枝竟然失忆了。老来多健忘,唯不忘相思。所以南枝还记得木棉花和咸猪肉。我的朋友陈思呈是个狠人,她说南枝如果连咸猪肉都忘了会更好。思呈是潮汕专家,她写过《那个叫许树瑶的陌生人》,讲许树瑶在侨批里教妻子绿针识字和应对婆媳矛盾。窃以为这才是更动人也有力量的爱情故事。

默默查了一下,和台湾好友在万体馆看江蕙演唱会,已经是15年前的事了。那一版虽然也叫“初登场”,但是歌单相比2008年有所调整。虽然唱了《家后》和《伤心酒店》,但最大的遗憾,就是没唱《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》。

100个太阳(获新闻教育奖会上的答辞))(以上楷体字各例均见作者文章)这里讲了电影界颁奖会和新闻界颁奖会的两个不同场面,突然从场面区别拈连到“娱乐与思想”的区别,文章五诀,形、事、情、理、典,这是从形到情、从事到理、从具体到抽象的拈连转换。悄然将叙述转为思考,增加了文章的理性色彩。

善用拈连可增加文章的张力。高手出手是随手,腾挪转换悄无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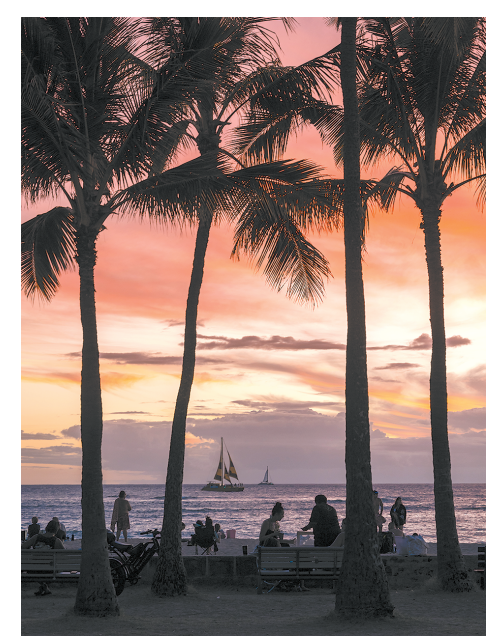
外出散步时路过一幢大楼,底楼是街道设立的党群服务中心。朱红色的外墙,宽敞的玻璃门窗,大气亮丽,与人行道上绿色的香樟相映照,令人眼睛一亮。起先以为纯粹是街道的一个办事机构,不曾迈入。那天路过,见正门的另一侧挂出了咖啡屋与居民书屋的牌子,便进门看看个究竟。所谓咖啡屋,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售卖咖啡的圆弧形吧台,与书屋兼容。书屋倒是别致,以书架分隔成几个小空间,很有艺术气息。看书的人不算多,环境清爽安静。往里走,见有一个被书墙和两边书架围成凹字形的二三平方米小屋,书多得激发起我想在这里看一会儿的兴致。看什么书呢,浏览书架,瞥见了一本,美国作家杰克·伦敦的小说《野性的呼唤》。这是我一直想读,却只滞留在“想”的一本书。遂取下翻阅。

坐在靠书墙的一面,两边有书架围住,好像抵挡了外面的一切嘈杂。此时的我,像是被“框”在了书屋里,少有的专注,仿佛每个字都能咬得住。翻看了几页,书中生活在美国南方法官家的一只爱犬巴克,被家里的花匠助手偷偷拐卖,之后的命运会怎样——小说吸引着我。不知不觉看了将近一小时。我问工作人员能否借阅,回答说这里的书只看不外借。我恋恋不舍地将书放回书架。原先只是进来看看,不想,这里的一本书却让我有了惦记。

“寄放”一本书

周珂银

有了惦记,这个家门口的书屋便成了我的驿站。有时散步回来,乏了,就走进去歇一歇,翻看几页;有时会进去喝杯咖啡,为的是这里有一本我正在读的书。有一次我去理发,理发师说,现在人多,你最起码要等个把小时。这个把小时,于我一点也不难打发,去书屋里翻看几页书便过去了。让我感到好运的是,每次去,那个凹字形小屋总是空着,好像是为预留的,而那本书总是在老地方,又好像是我寄放在这里的。这种感觉亲切妥帖,正像墙贴上的标牌“家+书屋”。有一回,读这本书时,竟意外翻到一枚书签。于是,便猜想,应该是有人在我读同一本书吧。这个人是谁呢,是男还是女,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,我们会不会某一天在书屋相遇,会不会成为书友,就这本书交流各自的感想……当然,这只是我个人的浮想联翩,事实上,从发现这枚书签到书签消失,我都不曾遇见这位“书友”。然而,足矣,由书本带来的好奇心和神秘感,本身就是一种乐趣。书中的巴克,历经磨难,最终与群狼齐噪,回归森林。我为一



夏威夷日落 申然摄

岳父自幼在黄浦江边长大,大专毕业后响应国家支边号召,赴条件艰苦的新疆雅满苏铁矿奋斗半生,后又举家迁往山东从事教育工作。退休后,老两口选择回上海安度晚年——二十年前,老人用半生积蓄在莘庄购下一套一百二十平方米的住房,自此如老燕归巢,融入沪上市井,穿行于弄堂酒肆,日子过得单纯安逸,岁月如清溪般潺湲流淌,不染杂尘。因了这个缘故,我与太太便成了高铁上的常客,频繁往返于山东与上海之间。

老人所居的团结花园小区西侧,对面即是莘庄公园,其前身名为“莘野梅园”,俗称杨家村园。原为松江泗泾人杨昌言于民国十九年所建的私人梅园,占地约一万一千平方米。1951年,政府将这

座梅园收归公有。历经沧桑,梅园几经改造,如今已成为供市民自由出入、免费游赏的休闲场所。二十多年前,女儿尚幼,在外婆家寄养童年;我们每次来沪小住,总带她在园中玩耍。而今,那个曾爱在梅园里骑旋转木马的小女孩,已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在读研究生,去年凭借AI动画影片获奖,在镜头前亭亭玉立、侃侃而谈。每当视频聊天,说起她在梅园度过的童年时光,她便笑靥绽放,对园中曲径通幽如数家珍。

多年过去,梅园又经数次修缮,如今精致宛如一块甜点。园内新辟一条河道,自然野趣氤氲其间,百年古柏与香樟苍翠茂盛,芙蓉潭中荷花睡莲相映成趣。当然,梅园的主角仍是梅树开花,上千株梅树随处可见,风中花瓣轻摇,芳香馥郁,引得蜜蜂嗡嗡,令人心醉

神迷。偶尔,有少年手持书卷,款步擦肩,恍然间似时光倒流。

岳父说:“你们来得不巧,每年二三月才是赏梅的最佳时节。”但我们来梅园,本不全为赏梅,更是为感受一份园中取

梅园下午茶

周蓬桦

静的惬意。园子虽被周遭高楼环抱,这份宁静却宛如天赐——步入梅园,寻一处茶摊坐下,点一杯绿茶,随身带一本书,便足以消磨整个下午。

小住期间,我们还曾到淮海中路上的“光明邨”享用一顿颇为“周折”的午餐。一大早,岳父与太太便乘地铁前往饭店排队——用餐需事先预约,他们熟悉本地情况,上海话又流利,沟通自然顺畅。岳母年逾

八旬,腿脚不便,刚做完关节置换手术不久,由我照料搭乘出租车前往会合。平心而论,那顿饭滋味甚好,我们点了本帮酱鸭、响油鳝丝、糟熘鱼片、鸡汁小馄饨等地道菜色。餐后,一家人在淮海路上散步闲逛,感受时光变迁;光洁的路面隐约散发着栀子花香与法国香水气息交织的味道。虽是夏天,路边法国梧桐的叶子却已翩然飘落,如一封轻盈的信笺递到我们眼前。

另有一次小聚由我做东,宴请两位更年长的老人——太太的姑姑与姑父。姑姑是新中国首批大学生,比起漂泊半生、历经坎坷的岳父,她显然幸运许多,大学毕业后一直留在上海,曾任国企总工程师,一生专注技术领域,可谓顺遂安稳。如今他们都老了,尤其是姑父,十年前见面时,退休的他仍在

发挥余热,说话声如洪钟,兴致高昂地陪我这位北方人喝白酒。此番再见,他已是拖着左腿艰难挪步,每行一步都显吃力,额间汗珠滑落,但精神依然矍铄,谈吐畅快。这次小团圆,我们依老人的口味选了一家酒店,他们爱吃绍兴菜,便点了干菜焖肉、油炸臭豆腐、花雕醉鸡、双丸汤等,佐以花雕黄酒。

那天我成了专心致志的听众,听几位老人细述老上海的陈年旧事,以及他们亲历的曲折岁月,令我对时光的敬惜之情油然而生。

离沪前的那个下午,我又独自去了梅园,特意带上巴金先生的《随想录》。寻一处石椅坐下,点一杯绿茶,听身旁竹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,随手翻开书页,在都市一隅享受这份让心灵悄然飞升的宁静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,听身旁竹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,随手翻开书页,在都市一隅享受这份让心灵悄然飞升的宁静。